



卷六十九 上
善詩文

翰墨志

螢雪叢說

卷六十九

下

續鷄肋

唐溪詩話

說郭卷第六十九

善誘文一卷

趙清猷公座右錦

依本分

莫妄想

待則甚

怎奈何

知足勝持柰

多求勝布施

惧法朝朝樂

欺公日日驚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味多須作疾

快心事過必為殃

得便宜處英再去

怕人知事莫萌心

盛喜中勿許人物

盛怒中勿吞人箇

爭心於事爭事於心

聞諸惡言如風如響

人有不及可以隨恕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

大厦千間夜卧八尺

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人與物同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

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

智物則多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
則微弱人以其多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
不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為物之受生
於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
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鷓雀者
殺十余命方得一美食呼哈蝦蜆者殺百余方得一
美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
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婢穎遠致意異品或畜
養鷄魚大塚擇肥而旋殺生蠐投糟飲其味全鞭魚
造膾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

取血作汁烹煎巧意闕釘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
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夫染習成俗見聞之慣以為
飲食合尚如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
令前俞備撰

超然居士六法

日用八如

互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弥深廣如大海
互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寃親如夢幻
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自驚八莫

心思莫妄想光陰莫開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恣縱
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常守強梁莫恃賴臨事莫害人
守此八莫一主安樂

作官十宜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劔宜薄冤抑宜察追手宜簡
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宜患
預防守此十宜治道尽矣

處世十當

習宜當除心行當息諸惡當斷衆善當行五慾當滅
三業當淨盈滿當畏危難當救善事當成就為人當

竭力守此十當生死無愧

時治十常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危見生常生知足
朱來常思恐懼冤結常求解免衣食常思來處起念
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回果逆境常當順受動作常付
当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悲誓十願

願一切皆安樂愿一切凡苦願難得願難捨能捨
願唯忍能忍願唯信能信願除增愛願無欺誑互常
滿人意願常依本分守此十願矣行必成

好生之德

天地以好生為德故羽毛鱗介各一不遂其性諸佛以慈悲為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失其情此与他尺是存心廣大一切衆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情命則放生詎緩可緩耶世人嘗知戒殺止是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忙與物為忍又集多窮之福今日人處世豈各所互子孫則欲其昌盛名利則欲其超勝以至孝道念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余見世人皇皇百計求是數者各一如意曾未知放生因果其効甚速不觀古人已驗之事唯發好生慈悲之心

漢楊宝救一黃雀報以玉環令生清白子孫其後震秉賜虎四克三公觀前人子孫昌盛如此則凡為子孫計者可不放生為急乎宋呂公戲編竹橋以度群蟻遂魁天下福祿壽考當世無比觀前人名利超勝如此則凡為名利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孫真人解衣贖蚶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稽籍壽禪師道以放生活不畏死遂為大善知識則道佛之獲報應又何如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於四月八日供佛之時或施於慶誕日祝壽之際或遇本命或因疾病或過門而憐其多辜或出路而去其可憫皆因果

也會稽丁銳撰

東平為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事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進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肅宗大慟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荅曰好有人自陳子死荅曰大好妻貴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君何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吾妻之言亦大好

天買好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敗人載鮮魚數舡欲往彼處貨之既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舡雷霆大震舡中鮮魚皆羽化其敗人覓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時人謂天買好生蓋鮮魚有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天時損金救之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多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多則已有則小人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得為

小人

官箴一

呂本中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
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士者
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取敗之意則多所
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
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捕治幸而得
免所損也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生志
倫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
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如此言者人

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是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
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
吾之心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
料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
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
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
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思者又

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為太州獄掾顏岐夷仲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事
鴈一輻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
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
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之足不肯畢事也
又如監司群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
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
不听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
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枰停之說此非時小官
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允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檢尸雖盛暑亦
先飲少酒提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
橫死多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所以上防疑謗
凡若此類此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
須明白以陽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當官
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
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
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
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常言前輩尽心職事行廟朝有為京西
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曰所燒柴凡官愕然蓋
轉運使者晨起望窰中所出烟幾道知人其尽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
則情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
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以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牽動太抵作官嗜利所得
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祥處之必多不
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
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
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尽心為急不

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惧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又如舊奉將及旧嘗任按察官者後已官虽在上前輩皆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还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还之榮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閔治正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矣然恐非大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正叔不忍以此被賞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此微所喪多矣亦如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尽心職事所以求之也心誠尽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畏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亦俟已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昌孫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心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已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當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獄致之理法皆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于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以絕滅人理

害物理不傷禾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寘於死地是也唐充之廣仁矣者也深為陳邨二公所知大觀致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克之數刺譏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刘器之以為克之為美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精詳斟酌之尔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已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覆欺詐不如慎始防

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有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
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及得安世人至此多
感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
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
其父兄自當先以此教之矣中才以下豈臨事一
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
也忍之一字衆好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
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字猷災星少陵詩云忍過

事甚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
常說吃得三斗醞醋方位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康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
多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駟券亦多
為法與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
官曰直點磨它寓居多有不惜禁軍者獨器之未嘗
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鄒亨彥承嘗為子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多乞
丐錢物處即此賤事可為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
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多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多私罪則自保大過多在事之意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公曰矣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戶則自多人戶稽留之弊

翰墨志一考

高宗御製

余自魏晉以來六朝筆法多不臨摹或肖散或枯瘦或道勁而不而時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朕存於取捨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

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名其余紙札俱不措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其况流傳歷代之久寫本雜出固不一幅鑿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辨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密喉間少甘則已未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尖刑害相防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

作尺余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腹瘦硬出
林山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櫟字茂倚晉女陰太字李矩妻善鐘法能
正書甚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李書衛夫人但恨生
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岩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漑水發墨呵之
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多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
砂壞相雜不惟肌理既麤復燥而已亦如後歷新坑
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
不大抵瑕醫於石有嫌呪

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王畧与
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不過三教誠非有唐之
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帛分隸如賜
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
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士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
顯著非一豈謂今非古比視書漢然畧不為意果時
移事異習尚亦與人汗隆不可力回也詳書謂羊欣
書如押作夫人與
澁不堪位置而世言朱

帝喜效其体盖朱法歌則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

彭嘗戲朱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之意聞公豈俗所謂重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永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徒恨絕多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入格律欲度驂駟終以駿駿不為絕賞繼蘇黃朱薛筆勢潤翻名有趣同然家鳩野鵠識者自有優劣徒勝泯然與草木俱者前人多能正書似代草本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刀穎脫豪拳

終不失貞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如何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也第三陛下也第一帝大咲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大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万代宝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文風殊非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多屈伸若餓隸而多放縱鄙文之乃為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有不同如是耶

朱芾得能書之名似多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二惟於行草誠入能品芾奴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多不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兒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迥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處馬不韵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酸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多蹈襲出風烟之上竟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朱芾有潔疾初未嘗其前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余可知矣又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晉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刺員其人不知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僕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也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体往往篆隸各成家一真行草字成一家者以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多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為戶牖者通其交則五者皆在筆端了多關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亦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為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處得佳處故於
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貞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
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志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
慎其遜耳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
側字亦正可讀不渝本体篆隸之余風若楷法既到
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換煥手妙体了互缺
缺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議者指目矣吾於次叙得
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日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則難者煩損
傷焉草誠非蒼史之蹟但習之余以精神之運識思
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為尚故武帝嘗謂赴急書不失
蒼公鳥跡之意原起早吏所能為也又其叙草大畧
雖趙亦非之似未易重輕其体勢兼昔人自製草書
筆悉用長毫以利衆捨便其為得法必至於此
書李之弊多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尔其點畫位置
殆多一毫各世

先皇帝尤喜書故立李養士推得杜唐籍一人余皆

體做了手神氣曰念東晉渡江後後有王謝而下朝
士多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
來雜書特絲書推錢唐吳說篆法推信州徐兢亦皆
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
蟠屈挈攬飛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畧
多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天發機霆不暇激電
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
也後世或云妃矣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烟方輕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之勤則點畫便尚位置互面

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之法多
俗韻其不孝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
於精筆佳紙遣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有歆賞
之心以致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
文物亦後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誠筆昌以自誠

宋虞龢論文房之用有吳興清石員研貧滑而傳墨
殊勝南方瓦石今若雪間不聞有此硯豈昔以為珍
今或不然或與好事者發之抑端璞微硯既用則此
石為世所畧

唐何近年謂右軍永和為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

修袂襖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迺媚勁健絕代
更當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
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與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
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
百千本與如前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襖帖
但此帖字數比它書寂多若干丈文錦卷舒展玩且
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
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本朝自建隆以後平
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祝府先帝時又加採訪
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討命蔡京染師
成黃冕輩編類真寫紙書縑素備成卷軸皆用早鳶
鵲木錦標琥珀玉珊瑚為軸秘在內府用大觀政和
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室後有內府印
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
外祕余自渡江與複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
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
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木千文擇
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襖帖傳弟子亦才唐太宗三
召恩錫甚厚求襖帖終不與善保家傳亦可重也余
得其千文傳之

楊凝式在五代寂號能書每不自檢束号揚風子人
莫測也其筆礼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
能傳其名字與書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有題記平
居好事者并壁押賓共坐右以為清玩

予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
以點畫工便為至極蒼史始意演出法為圣跡勢合
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
人悉冒次万象布置模範想見刑神游八表道冠一
時或帝子神孫廊庙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輕明
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
狼
龍駭獸奔或草聖草矣或絕倫絕世宜合尺矩
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詎此豈小智自私不
李与識者可言也

螢雪叢說

二卷

宋子俞子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奉人皆笑其無能為也是
則然矣而早能之退又有人尤之所不能為言以已
知多能為而能為人之所不為能此非其所畏矣四
十而不或五十而多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
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感
抑且多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為也自此功名

仄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
書記囊螢映雪多所不為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
螢雲叢說賓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
也哉予以見其李之薦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
其勤勤若是姑歆激昂後進云尔則知今之叢是說
者其亦車徹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中日東陽
俞成元德漫錄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尽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
云致行之致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畧倒
主心致一也孔隸達云致後歸也礼器禮也物之致
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註經往往止為極尽
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
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尽蓋致有極尽
之意有取之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
之極尽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
吾聞致思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
事致也七十而致事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尽
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蓋也今人謂招致者亦
有取意也告字說擅弓斧殺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

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殺父母之喪契
至時便又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
喪號哭思慕如苦又毋反復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
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於不忍善也所謂吉德
事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殘忍剛忍之類乃是忍
於善而就不善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勸酒愆
其見殺則強為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
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願美人之死而不

為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就不善也非凶
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吳哀
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所謂忍者殘義害
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為人不忍雖不能
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語雖能成
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多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即書
忍字以對亦豎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何建立有可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佳時此賈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也減之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塘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歌訟

盧仝茶歌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万億蒼生命隨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尽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大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訟今歌訟大業更不言德之盛炎涼也哉舊有題陽泉者最為諺俚如雲比隣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一井陽造化与私送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交於試罷之後開榜不第遂歆捨書奉劍至所不至龍舒王先生奉似一絕曰得財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胡
本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路徑多令窄路徑窄時
多過客時路徑荒人間滿眼生荆棘其人默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文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
曰恰是恁他未悟問復問魏聘君因錄答云正如京
師人賣床貼恰用著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孝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孝者作文之法此乃得春秋

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詠之作不專為稱美設也
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心一則有貶上之意
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大夫人壽乃二月十四
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終百歲人
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
得不若前云俟久一分便見得真是十四也嘗見樂
人聖節致語闢初便使七史長上古而不老時董仲
舒歷万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已不老二字乃是語

忌豈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少委曲和緩如
曰天子万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尔壽而藏皆
曲尽祝壽之意也封人祝禿服如許乎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綬輕漁父詞璽縷一釣輕胡少汲詩隨
堤烟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簑烟雨於
農夫則曰一犂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尽
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遺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踈龜甲冷井
梧桐薄鳳毛寒張一之奉黃元夫詩曰筆春風下鷄
千點凌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和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立一字及筆
札五代史刘拘傳不書修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
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踈也盖光武膚
諸將功大權重有以挾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
之故也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罾及屏山先生劉彥中次日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悞懼之影既多之功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其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也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污洗濯當已豈可怪世情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模格致老成每出一人頭地也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弃我取人取我與遂悞作文之法

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亡率以為警聒然而落霞乃飛蛾也即飛雲霞世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遂蛾虫而欲食之也故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儼事始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若七里

淮亦以皆嚴命名多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

浙川

丹水出上落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
天下之水固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醜為二者
灘柱是也唯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
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蕃犬舞柘枝蠻動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
為而為之多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
於於流俗之中而歆然以中國禮義為己任亦風化
之所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如在上地獄幽如在下疑其勢之相遼
絕也據其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
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又更求之於天上欺弄人物色
才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為
善即天堂為惡即地獄不在乎它而在乎一念之間
不可有毫髮差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是心為眼所亂也忽目馬

守見親月錯認蛾負是故人是眼為心所亂也噫看
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多意於相亂而不能相亂
也

責已說

責已不則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已小人也小人惟知
責人而不知責已所以常招外謗蓋嘗目怒也人之
子弟或好賭博声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
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為
父兄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可
也

續鷄助

一卷

趙宗絢

余嗜書於簡中之嘉魚讀書如羸莫之漫晝惟根弗
灵蕪彊託能實一編於几硯間隨筆錄之久而成卷
以類造聚其可法者十一亦有可觀者焉別為一卷
名曰鷄助古汴趙宗絢元素云

從理入口

漢周亞夫從理入口竟以餓死南史有水軍都督褚
夢面甚矣尖危從理入口竟呈衣食而終

目有重瞳

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子死而壙滄魚俱羅目有重

腫為煬帝所忌斬東都市

羊侃勇力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于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兗州老廟隔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洒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少時仕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武
豈羊膂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抉殺指後歸
梁高祖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精成
長二尺四寸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稍上馬
左右擊刺持其妙觀者登樹帝自必此樹又為樹

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稍為折樹稍侃性豪侈姬
妾列侍傑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
孫荆玉能反腰帖地啣得席上玉簪

內飛仙

北史倪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季士驍捷弛禪定寺中
幡竿高十余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
口啣指而上直至龍頭擊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
以掌拓地倒行十余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為內飛仙

肖蒼惡見婦人

南史梁玉肖蒼允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

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八達

魏曹爽博季弟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四窓八達各有主名諸葛誕八人号八達晉先帝兄弟八人俱以達為字時号八達

万石君

漢石奮號万石君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八字皆二十石號万石君東漢秦彭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万石君秦民唐張文權高宗時為侍中四字皆至三品人謂之万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

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号其母曰万嚴姬

佩飛六印

蘇秦佩六國相印漢五利將軍佩六國謂五利天士地士少通天地道五將軍樂通門候凡六印戰國犀首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

喫酒救大

後深柔巴喫酒救成都火郭憲喫酒救齊國火晉佛菑澄喫酒救幽州火

水鏡

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水鏡晉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宝見柳莊嘆曰襄陽水鏡奚為在茲

撲鏡

魏負侯惇為流矢傷左目每照鏡志怒輒撲鏡於地蜀張裕晚相術每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鏡於地吳孫策殺于吉後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大叫創裂而死

倒用印

唐末似偽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共兵五

代刘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失人心

大人跡

史記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腳跡六尺漢武帝求神仙公孫卿至東萊言見大人長數丈迹甚大魏咸熙二年大人見襄武縣長三尺二寸唐財天長安元年司刑寺內偽作大人脚五尺改元大足

後臂善財

漢李廣 吳大史恣 前趙劉淵 後唐李存孝
垂手下膝

蜀先生 晉武帝 後周太祖 陳武帝 宣帝

前朝劉曜 秦苻堅 後秦姚萇 南燕慕容垂

五代南渡劉龍大 蜀王衍 南史陳柳

皇后皆垂手下膝又此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進

初隋劉元進手垂過膝皆以誅死

口喫人

韓非 司馬相如 楊雄 周昌 魯恭王

魏明帝 鄧艾 宋孔顛 後周廬柔

鄭偉 隋廬林之 唐李周言 南唐孫盛

古人嗜好

文王嗜葛蒲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原嗜艾 曾皙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王莽嗜鰓魚 王右君嗜牛心 宋明帝嗜密瀆

鮪鮓 齊王帝嗜超麵餅鴨臠 高帝嗜肉贖

陳後主嗜馱肉 齊肖穎謂啖白肉膾至三斗後

魏辛紹光祿羊肝 唐陸羽嗜茶 魏明帝好植鑿

声

夢筆

江隨夢五色筆 王尚夢人與大筆如椽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綵筆授之

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

李白夢筆生花

軍中有女子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女從者王曰才愧李陵
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載婦人徐君曰為
誌議叅軍幼聰明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
紀信成功亦賞姬人之力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
高麗救軍至弘舍婦女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
兵於外遂東奔高麗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
抗讎之乃余名妹遺光顏顏太合將校置酒使者引
侍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又

以為公憂誠多以報德然將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
何獨也以女色為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激王智
吳破姚海獲美妾三人智丹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
敗即斬以徇隋文帝以常孝寬為元帥擊尉遲迥孝
寬有疾每帳中遺婦人傳教命唐柴紹吐吞渾瑊項
冠邊救紹封之虜據高射紹軍紹安坐遺人彈琵琶
使二女舞虜疑之体躰紹祠其解以精其衝擊虜大
潰敗

古人酒量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讞飲酒

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晉周顛飲一石劉伶一石五斗斛醒燕前黃甫真飲石余不亂後魏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沈文哥飲至五斗妻王錫文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此史柳蹇之飲一石不亂

陳後王與子弟日飲一石

孔珪飲酒七八斗

漢雨張禹

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漢張禹字伯達和帝時為大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雨劉毅

王峭直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起義兵

討桓玄為豫州刺史

唐雨李先進

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 第一乃

光顏之

玉環

明皇雜錄唐睿宗所御琵琶白玉環揚貴妃小名白
玉環

玉樓

李賀為白玉樓記集仙傳王母所居龜臺有玉樓十
二又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東樓坡云凍合玉樓寒
起粟光搖銀海眇生花

銀海

道家以目為銀海軋臘子裴鈞大宴有銀海受一斗
飲器也

白鳥

陸機時疏謂之白鳥夏小正閩蚋謂小白鳥

玄駒

夏小正謂蟻曰玄駒

紅裳衣

南郡烟花錄煬帝令袁寶兒侍兒花賀紅裳女續先
得鶴林寺杜鵑花間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
曰此花令為道者開之

統梁

列子韓偓歌音統梁樂書統梁樂器也與筎篥相似
宋武帝大明中懷遠謂之懷遠仁其器亦絕吳又楚

莊王琴名統梁

莫難

古今注莫難珠色黃出東夷鄴中紀扇之奇功者名

莫難

小蛮

白樂天時楊柳小蛮脚即白公侍兒也若晚春酒熟
尋夢得云還携小蛮去試覓老列看即酒榼也

忽雷

谷聞記鰐魚一名忽雷樂府雜錄文宗朝內庫琵琶

弓大忽雷小忽雷

唐溪詩話

三卷

宋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繞到天

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乱世及至正見於詩中矣又

竊聞上徵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上而意淺陋上

所不喜其人情上詠之即應声曰太陽初出光赫赫

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頌頌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

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

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太宗皇帝既

輔 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鄧登室位尤留意

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裂詩賜之其後累朝

遵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居家每曲宴也必宣
赴坐昉獻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鈞天侍玉皇上俯
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特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
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恭知政事上一日
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舍釣殊未達磻溪頭
問釣魚人端履以進曰愚臣釣直難堪用宜問像梁
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臣君會遇形於履詠此於唐
虞履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真宗皇帝听断之暇性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
詠命近臣賽和故有御製觀詩書春秋周礼礼記孝
經詩各三章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書各
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曰慙志中興之勗每
形於書辭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雖武心覽鏡
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模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
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河代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
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此則規怪之忘大矣如幸
祕閣宴群臣賜詩曰稽古右文慙裴德礼矣下士法
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罄嘉猷為贊襄府和史浩
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明自德股肱喜又曰虚心欲

受人忠言資達耳朕瘠天下肥至樂至易此觀此則
任矣所諫虛已愛民之心切矣至如詠德壽宮冷泉
傳古風有曰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萬壑藏雲烟上
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漸玉之飛泉一堂虛
敞臨佳沼密蔭交加森翠藻山頭草木四時芳閣蓋
歲寒長不老又曰日長睚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日
山光水色豈盡時長將色向杯中醪觀此則於奉親
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日隋書唐書各三章
談五代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
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蕪每進士
開喜宴又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
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言肯也山
東李廷臣嘗言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鞬鬪於市者其
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采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
五年賜士詩也聖製固宜遠播而化仁所覃雖夷狄
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尺硯間見之
者莫不肅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
郎中梅摯公僅出守杭州上持製詩以寵賜之其首
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侈上之

賜遂見堂山上曰有美歐陽修為記以述之亦人臣之崇遇也

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膚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常紹從之自郊立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張擘筆而成膚思雅正宸文與瞻所謂文武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通寓景而作時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閑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施適天機

澁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清草開時已過紅錦鱗躍處浪痕員竹葉酒柳花毡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函微甚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鏡裏縠紋生曰露飛來空外声辭多不能尽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技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又章一曰春日渭陽花曉霧弄滄波載輿俱歸又若何此又進用賢才之意閑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夔膚之資宸文全作渙然超卓方居王邸時從太上皇帝親師江左右紋由京口題詩金山

曰茫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瀕
破膽何勞平地戰貅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人
兵之意矣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跡以來未嘗一
陝土膏之流閩將勸功九於農碧草萋其帶露遊綠
飄其曳空冊緣衆芳迢遙兮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
不同又曰碧實未英穠苞艷葩榮於春者夏必拚於
夏者秋又花擢喬松於歲寒出竒卉於天涯知深仁
之被物曾何間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也
行荒而為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明
芽則生生之德當時不在又何美乎眩因之善華觀
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視而全仁焉深矣真帝皇
之用心也

當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既月將之道方其
處林鷗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為最多每為詩
篇辭語高妙各問時備員講讀官每請退則與同僚
詠歎敬服不已今歆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類灵
之体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廣主上親秋雨過述
懷詩有曰中興日月冀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
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宋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驟遠大真莫主也至

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
幾至於變魏文父子橫槊賦書雖道比柳揚而無帝
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絮不送多足
言也

唐文后皇既以武功平隋乱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
詠在其所好如曰昔弃匹馬去今立萬乘來辭氣壯
偉固人所膾肉又嘗觀其過蔣宅詩曰新豐降輦醮
色駐唱一加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
功烈真桐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隨迹為僧一日遊方遇黃
蘗禪師同行因灌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
韻不接宣宗曰我當為續之黃蘗云千岩萬壑不辭
勞遠看初知出嫁高宣宗續云六撲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忘先見於此詩矣
然自宣為江後接懿儀之時寓內遂不結則作波濤
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之名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違應物韓
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皎月日周人大獵
焉岐支陽刻石表功兮煌煌石如鼓形教旨十風雨
缺訛苔蘚滋始延兮相託借乃是宣王之臣史播作

退之奇其船曰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憚干又
大開明堂受朝員諸侯劍佩鳴相磨兔于芟陽駛雄
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鏤功敬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
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真喜宣王之鼓也歐陽求叔
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深疑魏以後凡俾大書
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
尚有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陵谷遷
變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江
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橫打
者亦未多政缺訛尚亨不可知也而歐文云退之好
古不妄又且字蚤辨非作史籍不能作也然則室此
豈不矣於翫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記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
見蔡條西清詩辭云唐史我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
仕必貴但未及見珪與遊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
晦過之母曰汝矣多疑及真之少陵送重表姪王詠
詩曰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
也又曰尔祖未顯時婦為商尚書偶隋朝大業末房
杜俱交交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至供急客婦
但共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之散後日怪鬚髮空吁

嗟為之久自陳剪髮鬢鬻市覓盃酒上下亂宜與英
俊厚向竊窺公公經編亦俱有以問最少年虬髯十
八九字子等或大名皆因此人手一旦風雲會竟嗟
一吟吼願展丈夫椎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
警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與上殿
稱萬壽六富室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被叔盛
事垂一朽其詩詳諦好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
考之云然其詩曰尔祖未顯時婦為尚書婦又曰及
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為尚書婦
者為貴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始而所

稱迺珪之妻而史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
有剪髻鬢至極酒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為珪母也余
又唐史珪傳考珪姓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
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
矣上稟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為一代臣宗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也所出土地所生之物物
之生死貴賤時見於吟詠會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
銅三百錢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己酉歲
車駕駐建康毗陵平仲則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
之同邸中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

剪紙刀渠頗斲之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地處不及也余應之曰仙卿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惟出銅器未聞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吾非忘言也錢大矣因而定交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活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回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為雖一字人亦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詠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杜有李潮八分小錄篆額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偽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甫過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宜宜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熟乃在四月也乃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迺時蒼口江惟晚春愁深是後

夜夢越鷄是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
非為帝京塵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
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杜子美遊鼃門奉先
寺曰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鼃門
按韋延東都記鼃門號為雙闕如與大內出屹若天
闕蔡丹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用管闕天
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
以雲卧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自混成何又屑屑較
瑣碎失大体哉澄江朱正民嘗云少陵今夕行寓意
不苟其辨云今夕何夕歲云祖則言歲云祖則言歲

云祖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
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
旅中况且無幹也相與博奕為歡娛則言為此賢
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多事方可為此自
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也已民
正乃余允太夫人旅弟沈元晦同榜登科其人簡素
而議論有直氣為廣德軍教後含山縣令而卒惜以
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定新成綾軟綿
多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燭煖亦可惜卒章

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為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表詩曰挂布白似雪吳綿軟如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余溫誰知嚴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秉可豈獨能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褰周四振總暖皆如我天下多寒人待詩止與杜子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觀天前詩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其意皆同也

東坡先生學行文章忠言直節不持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圣主恩遇皆厚仁宗朝陽鳳翔簽判陽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恨乃近例且召試祕閣上自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徒難之及試又優等遂直史錄神宗朝以議變更科奉法上得其議善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孽浸潤不止遂坐詩有譏諷赴疑欲徹寘之死賴上獨祕之得出止責安置齊方其坐獄特多相與讚於上曰軾有不臣意段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死時相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生曲處匹間惟有蟄鼃知陛下飛鼃在天軾以為不知

已而來地下奄蟄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
以此論彼自詠檜可預朕事時綱語塞上一曰與近
臣論人材因曰軾與古人孰此近臣曰唐李太白文
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上累有意
復用而言者力阻之上曰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
思畧闕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弃自自量移臨汝
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迂迺掖遂
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迂謫
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柰其文辭黑跡
而弃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其人莫知其由

或傳徽宗皇帝寶籙官醮慈常觀臨之一日啓醮其
人至醮過紹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
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
上歎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
不可得知然為此宿者迺本朝之人臣蘇軾也上大
驚不惟馳其禁且欲翫其文辭一時士大夫從風而
靡光堯太上皇帝朝及復軾官職推其孫符自小官
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
掖照兼讀席一月內中宿直召時上因論史問曰近
有顯貴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見之

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未上遂為試
御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
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為臺諫待從嗚呼若楊雄
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歎覆醬醬楊雄亦自謂後世復
有揚子雲如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知
至使忌能之臣譴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
解之事出於一時之意而官守以軾之忠矣而難信
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為善
而軾遂被出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維岳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

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
一居士詩語謂句則佳矣柰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
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詣寺鐘皆鳴想自唐時
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如別後家中伴還聽維山
半夜鍾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夜半鍾聲後溫庭尚
云悠然族榜鈔回首多復松窻半夜鍾則前人言之
不獨張淮也又皇甫升穀夜宿嚴繼宅云昔闔開元
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維舊徙容臨水月
夜半隔山鍾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分別曰隔水悠悠
午夜鍾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

蘇半夜鳴鍾耶

蔡元長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蓄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訴辭曰倉居廩中粟作君美中河一美數百命下看後未足美內何足論生死迭轉殺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為饕暴殄天物者之戒

昔人臨歧執別面首引望恋恋不忍遽去而形於詩留如五摩七詩云車後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人中東坡與其子弟由別云登高回首坡危隔時見烏帽出復設或紀行人已遠

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借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邪裴晉公論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好教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寄情物外夷曠優遊之意不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當中六壹居士平山長短句云柁檻倚暗空山色有当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日記取醉翁語山色有当中則專為六一語也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

殺夫解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園戰罷君王醉不知
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宋景文有詩曰
捫虱須逢英俊主釣鰲豈在半蹄灣以小物生大鳥
時而語壯氣可嘉也而東坡一聯曰聞說騎鯨物汗
湧亦嘗捫虱話悲啼則律切而語益奇矣

前人詠落花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景文公詩焉元
上憲詩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景文
詩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徒成半面粧固佳矣而
余襄公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香囊
不減二宋也而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歸

蜜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自是句佳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烏佳句
又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覓舉頭雙眼明
故敷衍退之語然句奇情快意自可喜也

京師景德寺東廊二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
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
賓所題

靖康間游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舍
緣紀琴懶把新詩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
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替元襄宣和未靖康間為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
嘗得其數十篇皆清和可喜後因兵大失之陽記其
贈鼓琴者試將山水意退之冰炭腸恨失其金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漂陽垂亭見壁間題云十
年弃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則要覓如瓜素不知
膏梁珍惡食時自好田園歆多多士理但單單濁酒
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
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洎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昔年過邵伯瓌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好披掌
夫形似覆盆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貝集靜
秋風擺衲寒更無山礙眼剩覓水云見此劉燾多言
詩此詩蓋盡得田野之景物也舊傳得太守天早祈
雨於竜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圖作一絕云祈雨精誠
烏未通浮雲開闔有云中潭竜路輅自歸去略灑此
些表不空因寫投此詩潭中繼即大雨隨足

陳桶待別紹興中嘗從諸人將為媒議官頗知脩養
之方且自以為得道嘗題其所日神仙效是大羅客
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
千功成百我九百

嘗見蘭溪范茂安拜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

好爲大言而間有可取多有詠林影日日月明方見
乾坤暗即儀又詠扇曰大柄如歸乎蚊虻莫浪飛言
皆數此不能盡記也靖康之變中原爲虜當時之人
勝士陷於此者彼者不以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閩陝
之地暫復有園閨中駟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
轟聲徹天中元危井甯宵然蒿花不啻與亡事粧點
春光似旧年又云渭平沙淺寫來凄謂服沙移寫不
歸江梅身一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夢筆駟迺江淹舊居姚宏今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云
一亦月夢短警流俗 千里名高掛里閭遂使晚生於此意

劉邕嗜瘡痂

南史劉邕嗣南康郡公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鰻魚嘗
諸孟灵休灸瘡落床上邕取食之灵休大驚邕答云
惟之所嗜灵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出
灵休何最書曰劉邕何見敢遂奉体流益南康國史
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迺互與鞭瘡痂常以給饒
劉彥之初擔糞

南史劉彥之初以擔糞自給後人以功至南豫州刺
史封建昌縣公

婦人有鬚

唐李先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大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為名時軍死葬長安南原將祠奠祭凡四千四幄

男子乳生腫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度相繼死堆有見續始生數人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分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腫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多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腫流能食乃之

累世有列傳

晉呂 有佩刃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刀以與王祥

祥臨薨以刀受弟覽曰汝後必具足稱此刀覽後變世多矣才覽孫尊至十一世孫廢晉宗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義之獻之獄之弘增達云首增綽僧度儉皆有孫裔此史傳所多也若河東裴十代有傳非一祖流傳又晉謝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皆不及也

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符郎

宋張敏 梁肖映 王規 劉杏 王茂

任昉 齊丘仲李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躍

北齊憲翔

王潤

崔昂

元文選

後周杜果

隋張乾威

唐李高

成王千里

知囊

史記秦檮里子和號知囊漢晁錯以辨號號東漢曾
國王莽時為義和有擢數號號晉宣帝莽兵廢曹爽
桓範起爽出宣帝曰知囊往矣杜預號號

說郛卷第六十九

